

困學紀聞

冊十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詩

陶淵明酒飲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

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東坡書李簡夫詩集後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

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

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

贊羅端良為記閣按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願一人而已朱文公周益

公視為畏友作陶令祠堂記見集中○案樓攻媿云端良嘗以陶令祠堂記見寄亦其最得意者皆發此意蕭統疵其

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譏其乞食何傷

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集證昭明太子

淵明集序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杜工部遺集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

集頗亦恨枯槁蓬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王右丞偶然作詩傾倒

彊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會問肯愧家中婦黃山谷云述酒一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

漏明賢之真去羲農少復真此中有真意羅願陶令祠堂記閑情賦白璧微瑕責子乞食非所譏述酒為哀零劉裕使兵權恭帝張璠賦在自文有先秦西漢賦東坡詩賦子美詩淵明有託

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數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湯東澗云一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禕使酖王禕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迷酒名篇詩詞盡屬語故觀者弗得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作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二元圻案一羅端良陶令祠堂記曰一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

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闕為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為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僞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頽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求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

酒以為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羲皇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翳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己已審矣元曹涇有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附集中閣注論者謂南渡後文字云云即曹涇傳文也一東坡題文選三淵明閑情賦正

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乃識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黃山谷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云云夫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讖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讖病淵明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葛魯卿名勝仲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華文閣待制知湖州乞

祠卒諡文康宋史入文苑傳著丹陽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著錄韓子蒼名駒蜀仙井監人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南渡初知江州宋史入文苑傳著陵陽集四卷四庫全書著錄

咏貧士詩二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

歸清貧略難傳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

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注引吳書

黃子廉飲馬

投錢

吳黃蓋為子

廉後

郝子廉飯姊

留錢

飲水投錢事
相似

雞鳴高樹巔
襲改

杜詩瀆博雲
蓬婆雪
章卑踰的博
嶺圍維
雪欄山蒲婆
嶺

飲中八仙名
氏

陶峴製二舟
泛烟水

女樂奏清商

曰 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元圻案)《元黃潛筆》記曰：陶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

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耶？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風俗通》《禮篇》載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娒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事而譏其飯娒留錢為傷恩薄禮。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清廉下引風俗通則以飲水投錢為潁川黃子廉事。飲水作飲馬分飯留娒錢為郝子廉事。飯作飲豈古本風俗通固兩人耶？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

見宋書樂志三

陶淵明歸田

園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全》改巷字句更佳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閒戍更奪

蓬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

(原注)見章卑傳

蓬婆山在柘

州。

(原注)見元和郡縣志《集證》《唐書章卑傳》出西山靈關破城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博難樓，攻下洋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元和郡縣志》劍南道中柘州城

四面險阻，易於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一百里。按今四川茂州雜谷廳西北有的博嶺，龍安府松潘廳唐柘霸等州地東有雪欄山一名雪嶺。《元圻案》《唐書吐蕃傳》開元十六年王昱率劍南兵攻安戎頓兵于蒲婆嶺，蓋即蓬婆嶺也。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

於甘澤謠。

(元圻案)《甘澤謠》曰：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漕江湖，遍遊烟水，自製二舟，一

客置僕妾共

載賈郊甘澤諒

以兩名

飲仙或有裴

周南

焦遂號醉吃

石壕吏為破
石縣

僕射如父兄
本汝墳
論詩未覺國
風遠
朔方軍斷河
陽橋
汾陽涵水之
敗
悲陳陶承貞
行公議
房瑄用牛車

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覓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與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焦遂天寶中為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為飲中八仙歌云云（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晁氏讀書志云載謠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氏書錄述其自序云以春兩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號州刺史）葉石林避暑錄話云焦遂事跡不見他書偶未考也（錢氏養新錄十六）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康熙字典口部吃字下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則酬答如注射當時目為醉吃）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原注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增縣唐改為硤石熙寧六年省為鎮）

（閣按）新舊唐書硤並從山惟通典從石〇三元坊案）王存九域志二陝西路大都督府陝州陝郡保平軍節度治陝縣陝六鄉石壕乾壕故縣三鎮有號山硤頭山二嶺山底柱山黃河

囊水（歐陽志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故號國所謂上陽也石壕鎮本嶺縣後魏置唐貞觀十四年改為硤石縣姚崇其邑人也熙寧六年省為鎮（通典州郡七）陝州周召分陝之所領

縣五二曰陝石縣西南有莘原左傳有神降於莘即此陝不從石蓋傳刻之異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元圻案）

（杜詩箋曰）舊書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通鑑）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汾陽初敗于涵水詰闕請貶降為左僕射已而加司徒中書

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貶之官亦春秋之書法也洗兵馬則目之曰郭相（山谷老杜浣花溪圖引）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房瑄）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

兵敗

血作陳陶澤

中水

悲青坂

王伾王叔文

用事

章劉柳黨王

狐鳴桑噪

賜聯跳踉相

嫵媚

昌黎以王韋

貶山陽

寄三學士詩

疑劉柳

三公黃閣之

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

可掩也如是

何云作永貞行之時劉柳之怨未平也全云昌黎山陽之貶由於王韋而并疑漏言之為劉柳見寄三學士詩按子厚雖昧于知

人而附依王韋謂其下石昌黎則未必然也昌黎晚年亦不復致疑矣○元圻案通鑑唐肅宗紀至德元載十月房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以中軍北軍為前鋒至便橋遇賊

將安守忠于咸陽之陳濤斜時瑄依古之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少陵悲陳陶詩云孟冬

十郡夏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東坡云陳陶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瑄臨敗猶欲持重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

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通鑑唐順宗紀永貞元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即皇帝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二月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榮辱進退生于造次八月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永貞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

文為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撫州刺史韓晔池州柳宗元邵州劉禹錫連州注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昌黎永貞行二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指伾叔文也狐鳴

鼻噪爭署置賜跋跳踉相嫵媚指其黨也即官清要為世稱荒郡野嗟可矜指劉柳諸人之貶也蔡寬夫詩話子厚禹錫于退之最厚善然退之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

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讐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否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

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

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三中華書局聚

張敬兒語妻
嫂開閣

李德裕驚不
封敕

宰相稱堂老

送李晉肅卽
賀父

三月三日賦
聚三都之麗

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相輔事

何云王綱四
六見隨筆誤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

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集證〕唐書楊綰傳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容齋三筆〕蔣子禮拜右相王綱賀啓曰早
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誤也歐陽公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詩

云相公黃閣老與國為長城永叔似亦誤用○〔元圻案〕杜詩箋云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
無其義按禮記曰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注云〕士鞮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

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嫌疑是漢來制也〔補素雜記〕漢舊儀曰丞相聽事
門曰黃閣又〔王瑩傳云〕既為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通

鑑唐紀〕文宗太和八年八月以王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李德裕將
出中書謂王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卽召肅飲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

卽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問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
敕豈復稟宰相意耶〔唐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卽李賀之父〔閩按〕李賀傳系出鄭
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

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
元圻案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韓文公為作諱辨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麗人行長安水邊

多麗人語本此〔元圻案〕王無功名績太原祁人隋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出
為六合丞歸隱北山東臬自號東臬子唐書入隱逸傳著東臬

子集三卷三月三日賦曰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
澹正是地名為稷飲辰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

土門杏園地
井陘關八陘

之五
李郭橫行河

董秦從子儀

子儀破安太

清

杜位宅守歲
四十明朝過
蓋簪喧樞馬
列炬散林鴉
杜位以林甫
塔流貶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垂老土門口在鎮州獲鹿

縣。卽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

秦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

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何遜顏魯公帖有土門既開凶威大盛語。○元圻案。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二

恆州有井陘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尖下如井故名之。〔述征記〕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今狐峒顏真卿墓誌〕

河朔一十七郡。同日響。順連兵二十萬。橫集燕趙。旁貫井陘。晉土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唐書叛臣傳〕李忠臣。本董秦也。從郭子儀圍相州。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嘉獲破安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注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婿也。四十

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蓋簪

列炬之盛。守歲詩。蓋簪喧樞馬。列炬散林鴉。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

詩。近聞寬法離新州。相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

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

故。〔閣按〕李林甫傳。諸婿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
獠男婦以長
幼呼
阿暮阿夷阿
等

李之芳使吐
蕃被留
詩家秀句傳

兩過蘇端詩
溢美
文章有神交
有道
蘇端毀贖遭
貶
楊綰諡文貞
改文簡

示獠奴阿段北史蠻獠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

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

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太宗九王之芳蔣王暉傳蔣王暉之曾孫

廣德初廣德代宗初元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

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修文將管奉使失

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之句集證唐書宗室世系表太宗子

軍承祖承祖生太子賓客之芳

楊綰諡文正案綰諡文貞王氏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兩

過蘇端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

有道而端終為儉人豈晚謬乎閣按舊唐書楊綰傳諡曰文

賢乃肆毀贖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為廣州員外司馬自即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辨元圻

案蘇端肅宗朝官比部郎中太常諡楊綰曰文貞端駁之曰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
有毒何以謂之貞梁肅復駁之曰端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外惡悉歸于公斯乃
昧于觀行定諡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二議俱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卷蘇端之議諡

謂楊結不應謚文貞也。舊唐書結傳載賜謚文簡之詔於前而繫蘇端之毀贖於後誤也。唐書結傳謂太常謚曰文貞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猶賜謚曰文簡為得其實閻氏乃引舊唐書何歟

可歎行豐城

客子

羣書萬卷常

暗誦

王季友白首

短褐

見子如瓊枝

季友工詩入

李勉幕

李勉不下輔

國出宰

李義山掌茂

元書記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

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

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閒詩人也。殷

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

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

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

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

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

原注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

監察御史為副使。閣按王季友兼監察御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茂元書記得

侍御史也。非為副使于邵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為副車。集證朱鶴齡曰潘淳詩話

載唐江西新墮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河南尹以御史

中丞歸西臺出為江西觀察使故結銜如此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為連率

舊矣朝廷重于鎮定杏爾宗支勉移獨坐之權專方面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為副車。○一元折

案唐書宗室宰相傳李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肅宗素重其正欲遂柄用李輔國報

五雲高太甲
句義
張燕公不解
碑語
七曜在南出
聖人
華蓋旁六星
曰六甲
帝所遊往五
色雲起
太甲或當爲
太乙
漢武受六甲
靈飛
楊升庵襲因
學記

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一書錄解題別集類王季友詩一卷元結篋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中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又總集類河嶽英靈集二卷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

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

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

雜俎第十謂燕王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

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

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案

節錄張邦基墨莊漫錄語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

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在旁

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

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

燕公殺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

以俟博識

閣按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

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 集證 嚴羽滄浪詩話曰 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即乙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

也 張石虹太史格物外編 太甲楊升菴疑為六甲之訛非也 漢武內傳 帝受六甲靈飛於六甲中元凡十二事太甲當與太乙為上天最貴之神 元圻案 王氏此條楊升菴集全襲

為己說

贈閻邱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

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閻邱均

景龍

中宗神龍三年改元景龍

中為安樂公主

武后女

所薦起家拜太

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

足觀也已

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傳云子昂卒後成都人閻邱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云云

終始任

平聲

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

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元圻案少陵贈蕭十二使君詩云

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隣自注云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温清之間甘脆之禮名數若己之庭幃焉及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

陳倉石鼓又

何遜一

已訛

案此句及下嶧山之碑句皆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句

按陳倉在

陳倉石鼓遷

蕭使君詩杜
自注
事嚴母若己
庭闈

閻邱均能文
詭進
安樂公主薦
閻邱

徒魏太武排仆秦石刻佛狸好名不韻
嶧山碑以摹拓火焚
欲以數甕駝與石鼓
鉉疎嶧山非真本

旌節二字本周禮
國忠劍南旌節導駕
蔚藍天亦作鬱藍
度人經三十
二天
東帝曰鬱縵
玉明
初月不高星爭光

唐爲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閣按）元和郡縣志實云乃

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宋書索）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

（何云）好名而不韻莫甚于佛狸此事後世俗儒多祖之排倒然而歷代摸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閣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

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大篆也（元圻案）王氏石鼓文考正云石鼓文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

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甕駝與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封演見聞記又曰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今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集古錄）曰嶧山碑

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出于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耳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元圻案）周禮地官掌節注引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

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元圻案）周禮地官掌節

道路用旌節注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又鄉大夫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

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馬氏校云）鬱藍元板作鬱縵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等韓子蒼乃直謂天與水之色

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韓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庫全書提要曰）蔚藍天名

別無所出惟杜田注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繼玉明則是帝名鬱繼非天名鬱繼也陸游說反誤 韓子蒼夜泊寧陵落句云莊然不悟身何處

水色天光 共蔚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

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日轂冥濛

衆星爭耀語本於此（元圻案）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 四庫全書不著 于錄考晁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不載其名豈

當時已無 傳本耶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均也所美非美

然（繼字按）然字屬上昌黎之於于頓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

節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

（元圻案）唐書楊國忠傳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討之 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為匿其敗更敘戰功國忠以宰相領選仲通諷選者鄭愆願立 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為頌

（通鑑唐紀）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議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上欲免張均張垆死上皇曰均垆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

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上皇曰張垆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唐 書張說傳子均亦能文祿山盜國為僞中書令肅宗反正願說有舊免死流合浦均尚寧親

公主垆與希烈皆相祿山垆死賊中與通鑑不同又于頓傳頓為陝號觀察使峻罰苛懲官 吏惴恐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擱然有專漢南意公斂

成都詩喻意 日轂冥濛 杜韓少作未 實 國忠仲通朋 比為姦 張說子均均 仕稜山 于頓李實貪 虐 昌黎稱頓實 在始 杜美鮮于文 不及武 諷張均求仙 得幸 魯公碑稱述 鮮于

私輪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又李實傳）實拜京兆尹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千人于府（韓文公寄襄陽于相公書）稱頓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峻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文章言語與事相侔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又（上李尚書書）稱實赤心奉上憂國如家今年已來不兩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或謂杜贈鮮于詩美其文章而不及其武略贈太常張卿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颯均之以求仙得幸似亦不得竟謂之美也）（趙明誠鮮于仲通碑跋尾云）顏魯公爲此碑稱述甚感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

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二奇戍韋臯傳遣大將

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

本作二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爲是

（何云當作三城地理不可好新奇也）潘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

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岸

漑土鏗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集證）（仇滄柱杜詩詳註）唐氏云西

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卽松維堡三城（又杜集箋云）西三城界於吐番爲蜀邊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奇也

八哀詩將相（王禮李光弼）宗室（汝陽王璣）之外名士有二焉蘇

八哀詩姓名蘇源明不耳

三奇戍或作三城陳洎等兵出三奇黔蜀岸漑土鏗西山雪嶺松維堡

偽爵李邕不能治

細行鄭虔授偽職

名士如珠玉象犀

殷浩輩有名無用

杜以儉德為時砥劑明皇以後致亂

別李義詩勉少年道孝王元慶後嗣小襦繡芳蓀

源明不汙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

鄭虔大節已虧下矣

何云名士如珠玉象犀雖無用而不可少云有實始有名豈有無用者若有名而無用則如

殷浩輩是也亦何不可少之有○元圻案唐書文藝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第進士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偽署李邕揚州江都人邕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政游自肆終以敗云鄭虔鄭州滎陽人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提封不過行儉德盜賊本

王臣有感第三首明皇以後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

之砥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案王業一本作三葉又云道國繼德業

丈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

子詢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集證王道俊博議曰舊書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子臨淮王誘嗣次子詢詢子微神龍初封為嗣道王景雲元年官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廣德中官宗正卿新書宗室表於

道孝王元慶之下首書嗣王誘次書嗣王宗正卿微嗣王宗正卿鍊嗣王京兆尹實王伯厚云義蓋微之子以予考之不然義乃鍊之諸子而實之第耳詩云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

顧誠奢文學
善八分

忽會面慰我久客魂（又云）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皆前輩諄勉之詞若令義為微之子則微卒于景雲中去大歷二年且五十六七載義之齒當長於公安得目為少年而自居老夫乎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為前太子文學翰

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誠

奢也注謂顧況誤（元圻案）東觀餘論跋顧誠奢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

倒廬亦自奇古（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七）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誠奢也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本詩上句云尚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跋尾十七）云潮書惟慧義寺彌勒像碑

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元圻案）

李潮八分遜
韓蔡
韓擇木隸追
蔡邕
衛包蔡鄰能
書
邕寄蔡有鄰
書瘦勁
李陽冰為太
白從叔

（杜詩注）宣和書譜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能追其遺法世謂邕中興焉（韓愈科斗書後記）愈叔父雲卿當大

歷世文辭獨行中朝于時李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擇木善八分（寶臬述書賦）衛包蔡

隣功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注有隣濟陽人書史會要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瘦勁驅使筆墨盡得如意又注曰吾衍學古編云陽冰名潮杜甫之甥後以字行遂別字少溫海賦云陽冰不洽陰火潛然則知名潮有理案陽冰趙郡人太白之從